

北方的墓标

(日) 夏掘正元

北方的墓标

〔日〕 夏 堀 正 元 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南京

夏 堀 正 元
北 の 墓 標
小说郡司大尉

根据日本文艺春秋社1975年版翻译

北方的墓标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市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229 定价 0.38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日本人民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势如怒潮，一浪高过一浪。从九州到关东，从北海道到冲绳，“还我北方领土！”“苏联人从我们祖先世代居住的国土上滚出去！”的呼声此起彼伏。这是日本民族的正义呼声！日本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日本北方领土，包括从北海道附近的齿舞和国后岛直到最北端的占守岛。在这个弓形海域里大小岛屿星罗棋布，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绵延千余公里，宛如雁序。较大的有国后、择捉、得抚、新知、温祢古丹、幌筵等岛屿，合称千岛群岛。这里是日本北方的门户，是西入鄂霍次克海，东穿太平洋，北渡北冰洋的咽喉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同时，这里的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上著名的渔场和海兽产地。

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早在十七世纪以前，日本北方民族阿伊努人就在这里开辟渔场，从事渔猎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军占领了全部千岛地区。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称霸全球的野心，死死抓住日本北方领土不放，在千岛地区开辟港湾，修建机场，设立导弹基地，把这里当作它向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的跳板。今年春天，苏修竟然单方面宣布实行二百海里渔业专管水域，无理地把日本北海道沿海也囊括进苏联的“领海”之内。苏修故意把北

方领土问题和渔业谈判搅在一起，妄想造成北方领土已经归属苏联的既定事实，达到永远霸占千岛地区的目的。

随着日本人民斗争的高涨，七十年代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些取材北方领土问题的历史 小说。《北方的墓标》就是受读者欢迎的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者夏堀正元，生于北海道小樽市，早稻田大学文学系肄业，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青年阶段》、《无冠的旗》、《幻想中的北海道共和国》等。《北方的墓标》描写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海军大尉郡司成忠察觉到沙俄经营远东，觊觎千岛，试图打通白令海峡，实现俄美两大国统治世界的企图；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卫，他毅然辞去现役军职，率领一批志士轻舸远航，到占守岛集体定居。途中历尽千辛万苦，许多人遇难沉没，也有的因严寒和疾病身死荒岛。然而，他们并没有向困难屈服，经过海上长期的奋战，终于登上了占守岛，投入了开发千岛的斗争。小说通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情节，着意刻划了主人公郡司大尉那种为了祖国安危，决心披荆斩棘，埋骨千岛的坚强意志，赞扬了郡司敢于冲破社会舆论的非难，不求个人安乐的献身精神。但是，由于日本 历届政府 和海军当局 无视北方边陲，郡司开发千岛、坚守北洋的远大抱负终成泡影。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晚年失意，落魄潦倒，最后郁郁而死。荒凉的占守岛，只剩下一对年轻的夫妇和几座已经风化了的墓标。小说揭露了新老沙皇企图强占千岛群岛的丑恶面目，讴歌了抗俄的历史人物，嘲讽了日本军政界要人的“恐俄病”，批评了统治阶级对俄外交的软弱无力，为当前

日本人民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提供历史根据，具有现实的意义。

《北方的墓标》在表现手法上的特点是没有过多地向读者讲述千岛的重要地位，而是剪取了俄国军界和社会舆论对日本北方地区的分析和估价，从反面阐述了千岛群岛在日俄关系中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这种手法通过老沙皇的自白，借古喻今，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罪恶用心和盘托出，从而促人猛省，唤起读者对苏修扩张主义的警觉。

小说的语言纯朴自然，清新活泼。作者在状物抒情的时候，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北太平洋地区的气候、物产和自然风貌，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发人遐思，对于我们了解千岛地区的情况有所帮助。

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对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没有进行精细的组织 and 取舍。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对主人公郡司成忠鼓吹的乌托邦思想以及晚年转而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南进”的侵略行为，缺乏有力的批判。

本书由我室陈德文同志翻译，在译校过程中，南京大学外文系日文组和有关单位的同志，曾对译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一九七七年十月

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三月二十日，隅田川^①两岸樱树枝上，绯红色的蓓蕾含苞待放。从一大早起，河堤上就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借用报纸的报道来说：“隅田长堤结成一道人墙，熙熙攘攘。这一带家家户户的楼上楼下自不必说，就连房顶上也全是人。”还有，从言问到芝浦之间的吾妻桥、厩桥、两国桥、新大桥和永代桥的五座大桥上也是人山人海。大家眼巴巴地盯着在阴沉沉的天幕下闪光的河面，喧闹着。

人们所以纷纷蜂拥而至，是想领略一下海军预备大尉郡司成忠，率领报效义会一行出海远航的壮观情景。他们将要乘坐从言问渡口出发的三只短艇和在芝浦待命的两只短艇，跨过两千海里大洋，到北千岛的占守岛去。

几发焰火的爆炸声，似乎要撕裂低垂的云层。河面上两只装饰华丽的小火轮，载着乐队，来往于吾妻桥和言问渡口之间，演奏着动人的乐曲——《美好的往日》^②（即现在的《萤光曲》）：

立誓报国家，
男儿志气昂，
慷慨登舟去，

①流经东京地区的一条河流，又名墨水。

②古送别曲，曲调是根据英国诗人彭斯（1759—1796）用苏格兰方言所写的民歌谱成的。

征帆渡重洋……

郡司大尉和报效义会的二十多名同志，头一天晚上，在盲问一家有名的团子店后边的福冈楼住了一宿，上午九时，来到设在东京帝国大学船坞里的欢送会场。

身着大尉日常礼服的郡司，时年三十四虚岁，浓黑的短须，剑眉下一对修长的眼睛里闪烁着犀利的光芒，那面孔看起来，使人感到充满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但是，如今在他的脸上，不知为何对这样盛大的欢迎和群众的狂热，却露出几分疑虑不安、悒悒困惑的神色。郡司背后二十余人，表情略显紧张，他们全是海军下士官出身，为了抵御严寒，人人蓄着长发，一副所向无敌的打扮。

同北方问题关系特别密切的榎本武扬子爵（后升伯爵）以及对外强硬派人物品川弥二郎子爵、近卫笃麻吕等都出现在会场里。谷干城子爵首先起立作了简洁有力的讲话。接着帝大学生总代表，一个面孔白净的青年，用动听的语调，朗读了词藻华丽的送别词：

……北门锁钥，久已失守，恐害他人之鼾睡而置千岛于不顾。举世滔滔，唯安逸是求。而今，郡司大尉辞职偕志士百余人决死赴千岛，以图大业，可谓壮矣！夫人谁不知佩玉鸣銮、跃马扬鞭之快；吟风弄月、置酒欢歌之乐耶！又谁不知率孤军入绝域，凌风雪、沐瘴疠之苦耶！然大尉舍彼取此，不蹈流俗之弊，非真正爱国之志士焉能如是哉！

这位学生代表，后来当了东大教授，他就是和其他六位博士一起向桂^①首相上书，促进“日俄开战”的国际法权威高桥作卫博士。

接着，高等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学生代表致送别词。最后向郡司大尉和报效义会三呼万岁，仪式随告结束。

之后，郡司向欢呼的群众漫不经心地挥着手，默默地登上了岸边的短艇。大尉乘坐的船上升起了会旗，上面画的是一个雪环套着红球，绣着白色的“北方金刚夜叉明王”的梵文。

九时四十分，三条船一齐出发了。大尉的短艇走在前头，会旗在河面上迎风飘扬。墨堤上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高声欢呼着。江面上，帝大以及高等中学、普通中学、日本中学、共立学校、学习院、庆应义塾、攻玉塾、日银、三菱等单位的几十条小船前呼后拥，庆祝报效义会的壮举。军舰“爱宕”和“葛城”也特地派来小船，为郡司一行送行。

驶过吾妻桥不远，报效义会的短艇停下了。人们看到穿着陆军下士官军装的木村佐吉、加户乙平、中村重吉、井上仪藏等四人，背着行囊，扛着毛毯，手里紧握着步枪，笔直地站在河岸上，纹丝不动。

原来按规定，报效义会的成员只限于海军退伍军人。但这些陆军下士官再三要求入会，他们的热情终于折服了郡司。双方商定了条件：这些人不乘船，经陆路徒步北上，同郡司等人在边陲的根室会合。

^①桂太郎(1847—1913)，山口县人，曾三次组阁任首相。

他们决定一天旅馆也不住，一边露宿，一边长途跋涉。因此，每人只有六元五角钱的盘缠，作为应急的特别预备金也只是一元钱，费用少得可怜。

郡司朝河堤上向自己举枪致敬的陆行人员庄重而严肃地回了礼，凛然喊道：

“出发！”

四个人随着命令向右转，直奔粤羽街走去。短艇在江面上继续前进。对这番情景看得目瞪口呆的吾妻桥和墨堤上的群众，这时也苏醒过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另外还有一名采取别一种方式由陆路北上的陆军少尉白濑。白濑后来（明治四十三年——四十五年）成为到南极探险的第一个日本人。可是这个时候，他正一心盼望到北极去。

白濑比郡司小四岁，出生在秋田县由利郡金浦町。少年时代就喜欢冒险。他爱打狼、猎狐，想潜到千石大船底下去探个究竟。他的家庭是信佛教的，十六岁时，他步行到东京，进入东本愿寺派^①小学三年级读书。然而他那倨傲不逊的性格，同焚香诵经的校风合不来。他反对高年级学生对他的私刑虐待，打伤了那个人，最后和教务主任吵了一架，跑出校门。其后，他进过培养陆军下士官的机关——樱田门^②外教导团，又在仙台镇台^③里担任过运输科的伍长。从

①东本愿寺在京都下京区，是佛教真言宗大谷派的起源地。

②日本皇居南门，在东京千代田区。

③明治时代地方军的称呼。

一想起，他就想，作为男子汉，一生中总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幻想着要到北极探险。

明治二十二年秋天，在一次野外演习中，白濑和偶尔到露营帐篷里来巡逻的儿玉源太郎少将（后任大将）结识了。他的这个梦想，得到极大的鼓励。儿玉少将要他去北极探险之前，先到千岛或桦太^①充分地积累经验。于是，白濑依靠家乡的先辈、知己、亲戚为后盾，在去年年底，为只身赴千岛，筹备小帆船和粮食等物。由于郡司大尉等一行到千岛探险的宏大计划将付诸实施，白濑停止了危险的单独行动计划，决心加入报效义会！

“如果说陆军退伍人员不熟习海上生活，那么我自己先从陆路到青森，再乘船赴千岛。决不会给您带来麻烦，请务必让我参加。”

由于一再央求，作为特例允许白濑入会。对郡司来说，白濑与其说是他的部下和同僚，倒不如说是个对手。

《朝日新闻》记者横川勇治（后称省三），又是一个例外。横川为了在报纸上报道报效义会的探险故事，作为特派员随行北上。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当了一名军事侦探，带着爆炸铁路的密令潜入北满^②，和冲楨介一起被俄军捕获，落得个被枪毙的厄运。

郡司大尉面对着簇拥在墨堤、桥头以及河面上往来如织的船舶上的人群的狂热欢呼，感到困惑不安，这是有原因

①指库页岛。

②指我国黑龙江省一带。

的。因为他知道，人们分明是把“大陆上的福岛”和“大海里的郡司”一样看待，把自己也当成炫耀日本人力量的探险家。

说来凑巧，驻德国武官、陆军少校 福岛安正，从去年——明治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起由柏林出发，单骑横跨西伯利亚，目前正行进在长达一万六千公里最后一段的艰难路程中。这位福岛少校的冒险，与其说是壮举，莫如说是一个对西伯利亚大自然的严酷与恐怖毫无所知的狂人的胆大妄为。然而，随着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大，人们顿时把他当成世界英雄大加赞扬起来。

此刻，郡司乘坐五只树叶般的短艇到相距两千海里的北洋去的计划发表了，这就进一步煽起了人们的狂热情绪。如果说单骑横跨西伯利亚是一种盲动，那么乘短艇去占守岛更是极其盲动的行为。正是这种勇于向盲动挑战的作为，给喘息在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的日本大众，带来了不合时宜的幻想。

不过，照郡司看来，这并非什么盲动，他已经同自己的部下——大海的主人们再三商量过，制订了周密细致的计划。

“只要气候许可，每日平均航行十二小时，时速五海里，一日可达六十海里。这样，抵占守岛的航海时间为三十三天。要是把恶劣天气计算在内，预计需要七十六天。”

“过去近海航行，出了横须贺，沿途要停靠许多港口，如馆山、胜浦、铫子、那珂湊、小名滨、小高川、名取川、

石卷、气仙沼……，江户时代^①这种原始的有港必停的航海方式，对于这样的小船是绝对必要的。”

而且，郡司有着远大的抱负：

“这不是单纯的冒险或探险，我们的目的是一定要到那被国民遗忘的北方领土定居！”

在他心里，福岛少校虽然也算果敢，但只不过是了解俄国的部分情况而采取的临时的冒险举动。他希望人们不要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自己。何况，横跨西伯利亚的壮举，十五年前已由当时驻俄全权公使榎本武扬海军中将实行过。榎本为了消除胆小的日本人的“恐俄病”，特地舍弃安全的海路，而取道陆路回国。当年（明治十一年）他从彼得堡^②寄给东京的胞姊的信中谈到了这次行动的动机：

——日本人对俄国诚惶诚恐，担心虾夷^③会随时遭受侵袭。此种推想实出于无奈，我亦知其不屑一顾。然我想借此良机，旅经俄国领地，排除日本人胆怯心理。且为将来计，凡经一地，均作书记述。日本政府对此举寄予厚望，山县陆军卿^④也颇为注意。事已决矣。

当时，榎本买了两辆名叫陀兰妥斯的有盖旅行马车，带了三名翻译和随员，途中有关住宿、警卫、粮食供应等方面

①从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时起到明治维新止，史称江户时代（1603—1868）。

②今列宁格勒，当时为沙皇俄国的首都。

③明治维新前，对北海道、千岛群岛、库页岛的旧称。

④陆军最高长官。

都得到俄国政府悉心照料，无拘无束。他们几次超过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犯人的长长队列，踏破一万三千公里黑暗的旷野，经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回到北海道的小樽港。

但是，榎本并未因为自己是横跨西伯利亚的第一个日本人而趾高气扬。报纸没有宣传，世人也未作议论。榎本不单是一位武人，而且对国际法、地理、化学、物理、气象、海洋、地质都有精湛的研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百科全书”。他用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冷静目光，观察俄国，这在他那部优秀的《西伯利亚日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对此，在海军供职的郡司也偶有所闻。所以，作为一介军人的福岛少校的横跨西伯利亚，现在看来不可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

同福岛比较起来，郡司要到没有日本人、就连千岛人也有的占守岛去集体定居的这一计划，是把自己投向吉凶未卜的前方的一个大赌注，它关系着报效义会几百名会员的命运。英雄不许徒有虚名，也不能仅仅充当冒险故事里的主角。这个行动支配着他那颗强烈的自负的心。

短艇出了隅田川，来到东京湾，不久就同等在芝浦的两只小船会合，扬帆出海。这样，首次北航的六十三名会员就一齐汇集到这五条小船上来了。

漂浮在东京湾水面上的五只短艇，同他们的远大理想相比较，显得多么可怜而不堪信赖。其中，一只是军舰上使用的单桅船，两只双桅船，还有两只是三崎一带渔夫使用的日本式小帆船。这些船只虽然远航装备齐全，但看起来却很简

^①指海参崴。

陋而危险。在这列船队周围，横须贺镇守府前来迎接的几艘鱼雷快艇，乘风破浪，船舷边卷起一阵阵白色的水花，越发显得这些短艇的渺小可哀。

这天，五只短艇一进入横须贺港，从东京搭便船而来的郡司的胞弟，二十七岁的露伴——幸田成行，独自悄悄地流下了眼泪。此时，露伴已经发表了《风流传》和《五重塔》，在新兴文坛上占有巩固的地位，是同尾崎红叶、山田美妙^①竞相媲美的时髦作家。

露伴曾经苦心惨淡上书海军当局，为哥哥陈情，想租用军舰“震天号”（一百八十吨位），但遭到了冷遇。海军大臣仁礼景范中将连这条即将报废的破烂小舰也拒绝出借：

“千岛探险固然必要，但眼下百业辐辏，不能立即着力于千岛。他日也许会在这方面给予注意。你可将意见书留下。”

结果，当局调拨三只军舰上使用的短艇（后来增加两只）供郡司使用。露伴后来记载了当时的经过，他想起了那天从隅田川出发的情景：

……其后，一群盲目之徒遂产生乘数叶扁舟远赴渺渺千岛之念。我感愕然而世人称贺。不知何人提出小艇远航之设想，然吾兄奋然从之。当这支由形状可悲、

^①尾崎红叶(1867—1903)，原名德太郎，东京人，著名小说作家。明治十八年，同山田美妙组织文学团体“砚友社”。作品有《伽罗枕》、《金色夜叉》等。山田美妙(1868—1910)，原名武太郎，东京人，诗人兼小说家。作品有小说《蝴蝶》等。

为数甚少的蚱蜢小舟组成的船队，向皇宫朝拜驶向横须贺时，我登上了哥哥所乘的小艇。看到送行群众的欢呼与同情，既高兴又悲怆。入横须贺见军舰桅架之上人群簇拥，问之始知正举行登高典礼，我为之愀然。

泪流涔涔无止境。

看到“葛城”、“严岛”、“武藏”三艘军舰上举行登高庆典，露伴对最后未能租到那只破烂的小军舰而只好轻舸（轻快的小船）航行，更是怅然若失。他的记述和《东京朝日》上报道的“北航船队在山崩地裂的欢呼声和婉转悠扬的乐曲声中解缆起锚”那种气宇轩昂的出发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露伴一定感到，这种报道也是不负责任的喧嚣鼓噪而已。

二

成忠和露伴不同姓，成忠小时候叫做金次郎，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亲戚郡司家做养子。但只是在户籍上这样记载，实际上他一直在亲生的幸田家里长大成人。

父亲幸田成延，是穷困潦倒的幕臣。母亲名叫猷。成忠排行老二，于万延元年（一八六〇）十一月十七日生在江户的神田。老大成幸，很早就进入实业界，经营相模纺织公司。老三早夭。老四成行——露伴是当代一流文士，从那年一月起就在《国会》报上连续发表《风流微尘藏》这部大作的开篇《竹叶船》。老五成友是第一高等中学的学生，后来成

了历史学家，获得博士学位。成忠的妹妹，延子是钢琴家，东京音乐学校副教授；阿幸（后称安藤幸子）是小提琴家，在学校攻读，后来她俩都当了音乐学校的教授、帝国艺术院会员，在日本乐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郡司一家虽然清贫，但门风优良，子女们个个出类拔萃。

到了明治时代，幕臣子弟多半都想进入海军。陆军已被萨、长^①藩阀——尤其是长门藩阀所掌握。原来幕府的海军总裁榎本武扬现任海军中将，胜海舟任海军卿^②。加入了海军，就算踏上了进身的阶梯。身为贫贱的御家人^③子弟的成忠，选择海军作为自己走上新时代的出世之道，不是没有理由的。

哥哥成幸也有志参加海军。明治五年，成幸十五岁，他伙同禀性自负的弟弟成忠申请进入海军兵学寮（后改名为海军兵学校），成忠由于年龄不足，只好虚报两岁，和哥哥一样说成十五岁。

然而，哥哥体格检查不合格，身材矮小的成忠反而被认为“有发展前途”而录取了。他是班里年纪最轻的学生。同届同学中还有在“二·二六事件”^④中被叛乱部队惨杀的首相斋藤实大将。

①萨摩、长门，古代国名。萨摩在九州南部，今鹿儿岛县；长门即现在的山口县。

②海军最高长官。

③江户时代直属于幕府的下级武士。

④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原陆军中一部分青年将官，向执政的达官显贵发动突然袭击，史称“二·二六事件”。